

餓人行

編剛永吳

續三

「對了！我真笨！我去吃一頓白食不給錢，那不就好好吃了麼？」

「早為什麼想不到，真笨！」

他也不檢點自己的一身襤褸，隨便想闖進一家富麗的餐廳，剛一進門，早就給勢利的夥計們趕出來。他一想不對，應該去找一家下等的小飯店，好容易挑了一家，夥計也毫不猶豫地給他端上了所點的酒菜，剛拿起筷子夾上塊肥肉，端起酒杯要上口，他那付餓相，可叫夥計起了疑心一聲喝住了他。

「喂！朋友，帶了錢沒有？」

「這一大喝，駭得他肉掉酒撒，可是還得裝成理直氣壯似的。」

「吃東西能不帶錢的麼？」

「拿出來看看？」

「胡說八道？這是什麼規矩？」

韓阿根想先吃他一塊肉再說，剛要到口可是又給喝住了。

「這裏的規矩是先付錢後吃東西，拿錢來？」

這才把他窘住了，夥計冷笑着說：

「嘿！原來是存心想吃白食的，哼。」

韓阿根想溜，可是給夥計一把揪住了衣領，再一把抓住了褲腰，像抓小雞似的提出了店門，一下子擰在街心，引起了羣衆的轟笑，他躺在地上，人們的哄聲，夥計的猙獰，剛要到口的美食肥肉，沉身的刺痛，好半天才能使他自已站起來，踉蹌地向前走，他迷亂了，突然轉身抓住那個夥計，

跪下哀懇他說：

「我要吃飯呀，請你把我關進監牢裏去，我不過是要吃飯呀？」

韓阿根的哀號把他顫了一跳，馬上又作冷笑着說：

「你想關進了監牢裏，就會有飯吃麼？告訴你，這兩天監牢裏也在疏散犯人，為的是想吃白食的人也多得，哈哈！」

夥計一笑，大家都笑，韓阿根的哀號也變成狂笑，忽然計上心來拾起一塊磚頭隨手擄去，祇聽得一大響，玻璃乒乓碎聲，一霎時，人都圍集攪來，警察也趕來問：

「誰擄的，把人家窗玻璃也打了。」

韓阿根倒坦然微笑着說：

「是我。」

被打碎玻璃的商店老闆也趕來大叫。

「誰打的？抓住他！」

飯店夥計說：

「抓住他有什麼用？」

商店老闆說：

「要他吃官司，賠我的玻璃！」

飯店夥計笑着說：

「他是存心想吃官司的，你瞧他的樣兒，賠得起你的玻璃麼？」

警察說：

「打官司，沒有什麼了不起，頂多關幾天罷了。」

「那麼我的玻璃找誰賠呢？」

韓阿根心裏大為不忍，央求警察說：

「請你把我抓去，送法院，解提籃橋，那怕你關我個一年兩年，這時候遠處傳來呼喊同聲聲。」

「捉賊！捉賊！」

警察慌忙拔鎗想走，韓阿根却攔住不放，央求說：

「謝謝你！求求你？」

警察急忙酒開他，羣衆也隨着一窩風塵熱鬧去了，韓阿根進入獄的計劃又告失敗，回頭看見那個如醉如癡的商店老闆，他抱愧說：

「老闆，對不起，我自打了你一塊玻璃！」

第十二場 殷先生餓得發昏

殷先生也餓得發昏，好醫生護士同殷太太大吵吧。

「原來你們是串通好了，想餓死我謀財害命，我要找法律顧問，招待新聞記者，叫大家聽聽，一個人光吃麵包怎麼能活命！」

殷太太大怒吼說：

「胡說！你想死，我還不許你死呢！」

醫生說：

「殷先生，我們無非是為了你的健康起見，譬如說你的糖原病，腸發炎，加上血壓……。」

殷太太說：

「別理他，他越活，越胡塗了。」

第十三場 韓阿根與開鐵口

韓阿根擠到街頭人羣裏，聽一個命相家開鐵口展開懸壺之口，滔滔地說着：

「諸位！那一位要談談酒色財氣，妻財子祿，流年終身，敝人開鐵口專門研究科學命相法，想當年在西洋外國，承蒙索里尼同希脫兩位邀請看相，敝人預測天機，就謝絕不看，現在果然遭兇橫死，那一位有緣，請來談談不取分文。」

韓阿根想起自己命苦，好奇心動，就擠到前面說：

「請你看我的相！」

「好！好！好！」

開鐵口把韓阿根端詳一番，就對羣衆說：

「諸位！一個人的相，總要躺下像只弓，走路像降風，站着像樑松，坐下像只鐘！要像弓風松鐘，那才是大富大貴之相，像這位先生，不是我開鐵口胡說八道，他弓風松鐘一樣也不像，酒色財氣妻財子祿，一樣也沒有份兒，你自己說對不對？」

韓先生連連點頭說：

「訂極了！訂極了！我是又窮又苦，在監牢裏放出來，老婆嫁了別人，連兒子跟了過去，不過……。」

開鐵口拍着胸膛說：

「諸位！這可不是我神相關鐵口自己誇口，眼前就是個證明！」

韓先生說：

「請你再談談我的流年怎麼樣？終身怎麼樣？」

開鐵口攤開手掌說：

「流年五圓，終身拾圓，方才談的算你兩圓。」

韓阿根笑了：

「老實告訴你，今天一大早到現在還沒有一粒米進過口呀？」

開鐵口一把揪住他的胸口。

「原來你是存心來觸我的霉頭，關我

